穀梁大義述

穀梁大義述九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師說

唐陳岳春秋折衷論　岳自述曰聖人之道以春秋而顯聖人之文以春秋而高聖人之文以春秋而微聖人之旨以春秋而奧入室之徒旣無演釋故後之學者多失其實是致三家之傳並行於後俱立學官焉噫絕筆之後歷戰國之艱梗經暴秦之焚蕩大漢初興未暇崇儒術至武帝方設制策延天下英儁有董仲舒應讖記而通春秋仲舒所業惟公羊傳仲舒旣歿則有劉向父子向受業穀梁歆業左氏左氏之道假歆而振自斯學者愈茂欲存左氏而廢公穀則西漢鴻儒向焉欲存公穀而廢

左氏則邱明與聖人同代是以皆各專一傳夫經者根本也傳者枝葉也本根正則枝葉固正矣本根非枝葉曷附焉别公羊穀梁第直釋經義而已無他蔓延苟經義是則傳文亦從而是矣經義非則傳文亦從而非矣左氏釋經義之外復廣記當時之事備文當時之辭與二傳不類或謂邱明受經於仲尼豈其然歟苟親受之經則當横經請問研究深微問不容髮矣安得時有謬誤致二傳往往出其表邪蓋業左氏者以二傳爲謬以斯爲證謂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可也謂其親受之經則非矣聞不如見見不如受邱明得非見歟公羊穀梁得非聞歟故左氏多長穀梁多短然同異之理十之六七也鄭玄何休賈逵服虔范甯杜元凱皆深於春秋者也而不覈櫛蕩枇芟根抒秀掇

其精實附於釋經第各騁其短互賜其長是非千種惑亂微旨其弊由各執一家之學學左氏者則譽公穀學公穀者則詆左氏乃有膏肓廢疾墨守之辨設爲讀之膏肓廢疾者則莫不彌留矣以一可砭以藥石者也謂之墨守則莫不堅勁矣以一可攻以利兵者也朱彝尊云按此當是岳序而其文未全

述曰見朱彝尊經義考百七十八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左氏謂周平王公羊謂周文王穀梁謂周平王　折衷曰春秋所以重一統者四海九州同風其貫正王道之大範也迺以月次正正次王王次春春次年年次元斯五者編年紀事之綱領也故書王以統之在乎尊天子卑諸侯正升黜垂勸懲作一王法爲萬代規俾其禮樂征伐不專於諸侯

也故用隱之元統乎之春存乎之正得不書王與苟曰經書始命之王則二年復書何王必不然也平王明矣斯公羊之短左氏穀梁得其實矣 一

述曰以下二十六條見山堂考索續集十二朱彝尊采入經義考第百七十八

隱公元年不書即位左氏謂居攝也公羊謂成公正威之意穀梁謂隱避非正也 折衷曰夫遜者君臣之大節也苟不失其正則聖人必重之春秋必遲之穀梁謂非正豈微旨歟隱之遜非徒爲威（宜作桓避諱作威）蓋成先君歸仲子之意春秋實尼父之日月也日月之垂昭昭然非遜國之賢君曷以居其首哉居斯之首與居諸史之首則正創業之主斯之首則聖特筆之以冠十

二公矣卯定易非乾象無以冠之七十傳非夷齊無以冠之三
千子非顏閔無以冠之又春秋正威母之喪不正隱母之喪威
母書夫人薨隱母書君氏卒斯皆正隱讓之明文而聖人崇謙
遜之風戒僭亂之俗成王化之本也左氏公羊得其實穀梁之
說短矣二

述曰穀梁善於經說見敘首夫隱公爲讓國賢君陳岳仍杜
預說至七十傳三千子等語其詞更支

桓公元年春王左氏通謂之魯用周歷故書王苟不失班歷則
不書公羊無傳穀梁謂威弒立以爲無王之道故不書　折衷
曰春秋歲首必書王者聖人大一統也書王必次春書正必次
王謂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王稟於春正稟於王

以載行事以立綱紀綱紀立而後條貫舉條貫舉而後褒貶作褒貶作而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定是以凡書王者皆用周之班歷或失不班歷則不書以明上尊天子下卑諸侯以正王道也苟不班歷而不書王則并正去之雖是月有事第書其事而無其正何者王既不書正將焉附苟班歷而書王則併正在焉雖是月無事亦書空正月以紀之何者王既書之正宜在焉自始至末無毫釐之差與思謹案有書春王二月不書正月者有書春王三月不書正月者陳岳謂無毫釐之差亦非也穀梁謂威㬎立以爲無王之道故不書王去聖人之旨遠矣斯穀梁之短公羊無辭左氏得其實三

述曰陳氏此說可謂精矣然細思之不足以難穀梁也不班朔之說止係舊史書法之常桓無王之說乃見孔子新修之

義況昭二十有二年經書王室亂王子猛卒誰復班歷者而二十有三年書春王正月二十有四年書春王二月至二十有六年壬子朔以十月奔楚而歲首亦書春王正月則知留說非也

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五月丁丑烝左氏曰春卽夏之仲月非過時而書公羊曰譏亟也穀梁曰烝冬事而春興之志不敬也　折衷曰凡郊祀各有其時苟得其時則國之常禮國之常禮則不書之於册也夫所書者或志其過時或刺其失禮皆非從祭故啟蟄則郊之時也龍見則雩之時也始殺則嘗之時也閉蟄則烝之時也周以建子爲歲首夏以建寅爲歲首夫啟蟄者則夏之春周之夏也龍見者則夏之夏周之秋也始殺者則

夏之秋周之冬也閉蟄者則夏之冬周之春也春秋用周正以
建子爲歲首書正月烝則夏閉蟄而烝得其時矣旣得其時則
是周之常禮其何以書之書之者爲五月復烝也五月復烝一
則失其時二則失其禮正月烝正也五月烝不正也書其正以
譏其不正左氏謂非過時而書得其旨公羊謂譏亟近之穀梁
謂冬事春興遠矣 四

逖曰禮月令閉蟄在律中無射之月乃正周之仲冬也與周
禮仲冬獻禽享烝亦合則左傳與穀梁無不合也陳岳乃謂

閉蟄者夏之冬周之春豈可信耶

莊元年不書卽位左氏曰文姜出故也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卽
位穀梁曰先君不以其道終故不言卽位 折衷曰春秋十二

公惟隱莊閔僖不書即位蓋聖人因舊史之文無他旨隱以遜威居攝莊以父弑母出僖閔國危身出後入不備禮即位故不書公穀謂弑君不言即位則威繼隱之弑君即位何也又稽定公先君薨于乾侯六月癸亥喪至句其月戊辰即位春秋以是書之蓋備禮則書明矣左氏得其旨五

述曰闕

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左氏曰得禮之變公羊曰非禮穀梁與左氏同　折衷曰聖人修述惟重其禮法得其宜則書以是之非其宜則書以刺之有循常而書者有變文而書者循常而書如戰伐災異之類是也變文而書如君氏卒大去其國之類是也循常而書者史冊之舊文也變文而書者聖人之新

意斯築於外是書莊公變禮得其宜聖人變文示其法何也天子之女下嫁於諸侯則同於諸侯之禮而天子使尊伯送王姬于齊以魯爲主公與齊襄有不同天之讐又公方在諒闇不宜行吉禮於廟以齊之强以王之尊大義難距迺築館於外上不失尊周之儀中不失敵齊之體下不失居喪之節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六

述曰 闕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左氏曰追命桓公褒稱其德公羊曰追命加貶也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 折衷曰褒有德賞有功紲不暇責不臣斯四者聖人筆削之旨也苟有德可褒有功可賞生賜之不及則死錫之何爽苟無德可褒無功可

賞雖生而錫之亦非矧其死乎吁春秋十二公惟桓之罪大始以篡弑不義而立終以帷薄不修而斃古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桓既不能正其初又不能護其末其畏何如哉天王之錫曷爲而來錫春秋經書天王之命生而賜之惟文成二公死而錫之惟桓公而已苟曰加貶則不宜備禮而書爲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則於文無所貶猶其旨諸侯强王室弱雖生賜死錫皆非有賞功褒德之實第務其姑息而已聖人多存內諱內弒君猶不書詎肯筆削錫命歟左氏第曰褒德未盡其旨穀梁謂無來錫命近之公羊曰加貶未得其實 七

述曰 闕

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左氏曰與微者狩失禮可知也公

羊曰稱人諱與讐狩穀梁曰人齊侯者卑公也卑公不復讐而
刺釋怨也　折衷曰凡戰伐盟會苟君臣不敵則必恥之矧其
狩乎狩者非大於戰伐盟會也戰伐盟會者不得已而爲之狩
者在我而已苟公自狩於境內則爲大事也越境與齊狩則非
大事也既非大事則必齊侯召公同狩公不得自與齊之微者
狩也苟是與微者狩則必爲魯諱當書及齊人狩于禚不曰公
矣如文二年書及晉處父盟也噫人齊侯者蓋刺公也刺其非
王事而與不同天之讐狩斯穀梁近之左氏公羊俱誤八

述曰闕

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杜曰不稱公戰公敗諱之公曰內不言
敗何伐敗也謂自夸大以取敗也穀曰不言及者主名內之卑

者也　折衷曰敗績義在桓十年來戰論中明矣第詳書及而已凡公曰伐曰公伐某國如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遂大夫伐則曰某伐某國如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與人伐公不與謀則曰會某師伐某國如桓十六年公會宋師伐鄭公與謀則曰公及某師伐某國如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者敗績第曰及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或使微者不列於春秋亦第曰及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斯書及者是敗績諱之明矣杜得其旨九

述曰　闕

十有三年冬公及齊侯盟左氏不以日為例公羊曰桓盟不日信之也穀梁曰不日信桓也　折衷曰公穀以桓盟不書日謂

齊桓公信著於諸侯桓盟皆不日究其微旨殊不然春秋書內事或繫日或繫月或繫時內事繫日如書卒葬嫁娶大災異內事繫月如書烝嘗雩禘是也內事繫時如書蒐狩土功是也外事第從赴告而已盟會外事也不赴以日則不日斯桓之盟不日者不赴以日也苟曰桓盟不日桓方伯之際亦有書日者桓既卒之後復有不書日者方伯之際書日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二十三年扈之盟閔元年落姑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是也既卒之後不書日則僖二十八年溫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文二年垂隴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成十八年虛朾之盟是也聊舉大者以明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為義例定矣斯左氏得其實公穀皆誤又曰春秋凡書內事卒葬嫁娶災異則繫日烝嘗

[illegible][illegible]則繫月蒐狩田則繫時外事從赴告不告日則不書日桓
之盟不日不赴以日也公穀謂齊桓信著諸侯桓盟皆不日若
然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皆方伯之際何又
書日既卒後僖二十八年溫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何又不書
日也聊舉大者以覩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爲例左得之也十

述曰赴告之文亦有定例豈有同一盟也此國赴以日他國
不赴以日者況同一國也又豈有前盟赴以日後盟不赴以
日者以此說舊史且不可況既修之聖經乎

二十有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左曰始結陳好嘉之故不名公
曰字者敬老穀曰不名者天子之命大夫也　折衷曰凡升絀
之體唯在爵氏名字而已朝聘之使苟循常禮無升絀名氏如

衛侯使甯俞來聘是也苟有可嘉字以貴之如齊仲孫來是也
雖天子之使苟可嘉亦嘉之可絀亦無所避如天王使南季來
聘故字之宰咺歸賵故貶名之左謂結陳好嘉之得其旨十一
逆曰陳岳書名三傳折衷其實盡從左氏如日月之例公穀
說也則駁之爵氏名字左氏說也則從之矣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曰非常禮也公曰于社禮也于門
非禮也穀曰既戒鼓以駭衆用牲可以已矣　折衷曰凡書災
異多矣大則日月之眚小則水旱之災夫陽正之月陰氣未作
不宜使陽苟月掩日則臣掩君之象是以伐鼓用幣正陽既過
則一陰生為災輕也故日食不伐鼓用幣矣得禮之正也如水
旱之災則國之常有不繫於君臣逆順故但書記其為災而已

斯伐鼓用幣者譏其非常也左得其旨十二

述曰闕

閔元年齊仲孫來左氏曰齊仲孫湫來省難公羊曰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梁曰不曰慶父疏之也　折衷曰春秋弒君之賊多矣聖人莫不書其名而懲之未有隱其名而外之者也慶父前年弒子般而出于齊猶書曰公子慶父如齊後年弒閔公而奔莒亦書曰公子慶父出奔莒出既顯書人豈外之必不然也又凡公出則書如歸必書至大夫出則書如歸則不書斯言聖人之體例也公子友如陳公子遂如齊公孫敖如晉第書去而不書來慶父安得獨書來公穀不原其理但曰齊無仲孫魯有仲孫故曰慶父外大夫之氏族豈有定邪豈盡著於春秋邪

如齊曰賓媚人莽曰西乞術可謂齊無賓媚人秦無西乞術耶因其事則顯因其事不顯者眾矣二傳不知齊仲孫之氏族而謂之魯慶父穿鑿矣邱明通見舊史而曰仲孫湫來省難歸曰慶父不除魯難未已又曰猶秉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甯魯難當是時慶父弑二君國幾亾非仲孫湫語之于齊桓齊桓取魯如左右手故曰齊桓存三亾國以屬諸侯則魯與邢衛也是以貴湫而書其字斯左氏得其實三十

述曰據左氏云仲孫湫則仲孫乃湫之氏非湫字也陳氏忽云貴湫而書其字豈不怪哉

僖八年鄭伯乞盟左氏曰乞盟者鄭未服不與會故別言乞盟也經義考云闕　穀梁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　折衷曰公羊嫌

與弒君同故稱先君公子申生死重耳夷吾奔旣而獻公卒遂立奚齊是獻公之素志奚齊立則其君也里克殺之是弒其君也何謂嫌與弒君同歟苟不與奚齊爲君則來年曷以書里克弒其君卓卓與奚齊得毋同乎是非有嫌明矣穀梁謂國人不子而稱其君之子益誤矣稽其旨凡先君未葬其嗣子不稱君不稱爵旣葬而君之爵之故奚齊之弒先君未葬也故稱其君之子卓子之弒獻公已葬故稱其君卓斯左氏得其實十四

述曰

文十三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左氏曰五穀猶可收公羊曰記異穀梁曰歷時而言之文不憂雨也　折衷曰聖人之文苟異於常則必有自常文者史冊之舊文也異於常者筆削

之微旨也斯文異於常矣凡旱之爲災多繫於夏如竟夏不雨則爲災矣故書旱之常文曰夏大旱是竟夏不雨書爲災也有旨之文則弗然如僖三年書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是旱不竟夏書不爲災也不曰不爲災第書六月雨則不爲災可知矣斯書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歷四時而言之又夏在其中則爲災可知矣故不復曰大旱苟亦曰夏大旱則嫌聯春冬之不雨苟備書歷四時不雨而更曰大旱則嫌文之繁斯聖人之省書旱明矣如書螽蝝有蜮有蜚不曰爲災而災可知也三家俱失其旨十五

述曰陳岳沾沾自謂得聖人之旨者不過書旱之爲災爾夫經不曰至于秋八月則七月以後得雨可知也周之七月於

夏爲五月五月得雨雖前旱猶可不爲災卽實至爲災苟無關於人君之心亦徒委之天運而已故穀梁於僖之書雨見其勤民於文之得雨而不書雨見其不勤民乃爲獨得聖人之旨要豈陳岳所知哉

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左氏曰宋人及楚平公羊曰宋人及楚人平穀梁曰宋人及楚平俱貶也　析襄曰春秋襄公與楚爭伯故相攻伐至斯方已宋楚皆大國非有內外也非有升降也雖曰楚非中國自入春秋久矣凡書盟會戰伐皆與中國等公羊意謂貶以人宋而不人楚苟人之則宜俱人之苟國之則宜俱國之稽其體例凡盟會戰伐君在不稱君而稱人則貶也大夫在不稱大夫而稱人亦貶也苟非戰伐盟會第書其國則

一稱君一稱臣是爲升絀一曰大夫一曰人亦爲升絀苟非此例則以國敵國以人敵人不爲升絀今宋楚之人亦何所升絀歟聖人以其不繫升絀苟曰宋人及楚人平則爲文之繁故簡而書之斯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十六

述曰闕

成公元年作丘甲左氏曰譏重斂公羊曰譏始使也穀梁曰使四人皆作甲　折衷曰穀梁謂士農工商爲一丘今丘作甲是使四人（案宜作民唐避諱作人）皆作甲以爲非正何見之淺歟公羊謂四丘爲甸甸出甲士三人今乃使一丘之地出甲士斯近之亦未盡其旨噫苟如是二說則必書曰丘出甲必不曰作丘甲也究其旨謂之丘甲者丘則賦之本名加之以甲則賦之總號非獨

爲出甲矣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出戎馬一匹
牛三頭斯丘則魯賦之本名也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
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
今使丘出之故曰丘甲左氏譏重斂得其旨十七
述曰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
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聖門止魯之重斂也若成公
初年已令丘出甸賦矣加三倍一時且不能堪況爲常制自
以穀梁之說爲正四民俱作甲一時權制不爲常也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左氏曰使來語魯
使還齊也公羊曰脅我使歸之也穀梁曰緩辭也不使晉制命

於我也　折衷曰汶陽者本魯之田而齊取之成二年鞍之戰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於晉獻紀甗玉磬與地以和之晉使齊歸我汶陽之田至斯齊晉未有釁隙齊復求汶陽於晉晉復使我還齊苟曰魯我使歸之則必書曰晉侯使韓穿來歸汶陽之田於齊矣而曰來言汶陽之田非魯之明矣窮其旨是和好之言使我徐徐自歸於齊不使齊魯復有怨隙然考其情不無脅制聽其言則宛且遜聖人爲魯故不書其情而書其言斯左氏穀梁得其實公羊之誤十八

述曰齊復求汶陽於晉左傳無此事乃陳岳以臆增也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杜曰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公羊曰不免牲故曰不從郊也穀梁曰五卜強也　折衷曰

春秋常祀不書郊常祀也書之或以非時非禮不苟然也凡禮不卜常祀五卜郊非禮也公羊謂不免牲故曰乃不郊以其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書乃免牲不曰乃不郊故也噫乃免牲與乃不郊其文雖殊其旨無異書乃不郊則是乃免牲也聖人互文非有別也是以二書乃免牲三書乃不郊杜得之二傳俱誤十九

述曰闕

襄公二十有九年城杞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乃治杞公羊曰善其城王者之後穀梁曰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大夫相帥以城之變之正也　折衷曰夫伯主之於諸侯雖曰先姬姓而後異姓然於正救之道第同盟而共尊王室則異姓亦無礙矣苟不同盟而不尊王室則姬姓亦有嫌焉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

昔伯主帥諸侯而城矣齊桓公城緣陵得非遷杞耶奚齊桓公城杞而無詞晉平公城杞而異論故聖人以常文書之無譏無刺非升非絀也公羊穀梁俱不足取左氏以杞無事而晉以外戚之故帥諸侯而城之載鄭子太叔與衛太叔儀之言曰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所謂廣記當時之事然於經之傳斯得其實矣十二

述曰 闕

昭公二十有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氏曰秋書再雩旱甚也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穀梁曰有繼之詞也 折衷曰春秋不書常祭其或書之各有旨或為過時而書或非禮而書唯書雩數矣以多為過時斯書 上辛之雩非為過

時也非爲非禮也是正雩之時也何者龍見而雩雩用夏夏之仲月斯書周之七月則夏之仲月也故曰正雩之時常祭不書正雩得非常祭歟曷以書之書之者爲季辛又雩也亦猶書正月烝五月復烝正月正也五月烝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斯上辛雩正也季辛又雩旱甚也書其正以明其旱是復雩也左氏得其旨穀梁謂有繼之辭近之公羊謂聚衆以逐季氏遠矣 二十一

述曰 闕

定公元年春王杜曰公之始年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公曰定何以無正公即位後也穀曰定無正始也昭無正終也 折衷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皆備

五始以謹其始唯定公即位第書定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三家以是之故荀曰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則隱無正終桓易以書正始桓莊僖閔亦然奚皆書之攷其旨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於乾侯定公正月不即位者喪未歸也至六月癸亥公之喪至是月戊辰公方即位所以不書正月者公即位在六月也杜得其旨二十二

逃曰闕

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左氏曰孔子受盟請反汶陽之田公羊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之穀梁曰能會齊人使優俳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罪當死乃使殺之齊人爲是歸之　折衷曰齊魯甥舅之國代爲婚姻時或侵或

伐或平或隳辟有所定故上書春及齊平次書夏公會齊侯于夾谷終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是二國平和之後會于夾谷齊侯使萊人以兵劫公尼父以公退以大義沮之曰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人聞遽辟之乃盟曰齊師出境不以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尼父曰不反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故齊人來歸所侵之田噫齊强國也魯弱國也以力爭之不可也以勢競之不可也惟可以義服之以言折之聖人用是而齊沮其謀反其田斯左氏得其旨二十三

述曰闕

十有五年五月辛亥郊左氏曰書過也公羊曰三卜之後遇吉所以五月郊也穀梁曰譏不時也　折衷曰凡郊祀卜牛禮也

卜郊非禮也何者牛可改郊不可改也牛苟不吉則改之苟有傷則改之郊必其時也先亦非禮也過亦非禮也所以不卜者不可改也苟卜必書之何者刺其非禮也苟過時必書之何者亦刺其非禮也公羊謂三卜過吉所以五月郊設三卜胡不書之如成十年書五卜襄七年書三卜郊襄十一年書四卜郊何第書辛亥郊歟斯誤矣稽其旨上書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此書五月辛亥郊書改卜牛正也書五月郊不正也是刺不時而非禮明矣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短二十四

述曰闕

哀公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傳非正也杜曰兵賦之法因其田賦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用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

公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今復用田賦過十一也穀與杜同

折衷曰春秋常賦不書苟書之必譏其重斂也復書用田賦可知其害人矣謂作者不宜作謂用者不宜用皆聖人之微文也自作丘甲之後已破十一之稅矣田賦軍賦本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為田賦矣杜氏穀梁得其旨二十五

述曰岳說誤矣作丘甲謂丘用甸賦已加三倍如又別為田賦是又加數倍也何止破十一之稅哉

哀十有四年西狩獲麟左氏曰獲麟者仁獸聖王之瑞公羊曰非中國之獸穀梁曰不外麟於中國也　折衷曰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斯麟者瑞也曷以書之非為祥瑞而書以聖人感麟至而書也夫言祥瑞豈限中國四夷歟苟以非中國之物而為

瑞則西域獻吉光獸之類皆原爲瑞必不然矣蓋取其隱見不常天下有道則至爲瑞明矣然公羊曰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爲仲尼之應顏回子路則聖人重愛之弟子也聞其死曰天喪予者皆痛惜之辭安可以獲麟爲比麟鳳則王者之瑞既出無其應聖人乃感麟而起以修春秋麟出既非爲己春秋修亦非爲己蓋懲惡勸善爲百世之法如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斯皆爲周德之衰無明王之應非爲己也孟軻謂仲尼之道高於堯舜何道窮之有左氏得其實公羊穀梁之說短也二十六

述曰闕

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忽太子也兄也正也突公子也弟也

非正也忽既立則祭仲之君以君臣之義顛則扶之危則持之

力不足則死之又知突在宋非會非聘為宋所誘其無謀甚矣

往而被執不能死節歸立厲公

述曰見程端學春秋本義卷五

僖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　聯諸侯之會書之明與楚國共

執之宋既服諸侯復盟於薄以釋之則其執之義顯矣

述曰見程氏本義卷十二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穀梁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

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

從乎孝經序襲其語

述曰闕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閻若璩按墜形訓少室大室在冀州泰族訓周旣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又中土高誘注曰冀州皆足爲證

述曰闕

秦自殽之敗即楚見呂向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止齊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爲楚役若璩按僖二十五年秦囚楚申公鬬克克以歸三十二年有殽之敗使鬬克歸楚求成此秦楚修好之始事也

述曰闕

伯宗攘輦者之善穀梁子非之董公遮說漢王趙涉遮說條侯

繫天下安危興亡之大機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

述曰闕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所氏見於史者漢有所忠食貨郊祀志石慶司馬相如傳後漢有所輔獨行劉茂傳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魯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翬挾柔溺宛先儒謂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則俠之氏爲所非也

述曰闕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

史記穀梁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

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若璩按王氏後宋景濂有孔子生卒歲月辨一篇生主公穀歲己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辨雖詳實不通歷法近黄大沖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脗合余亦推以歷數爲定論

述曰 闕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賵侯國不共貢職而使石尚歸脤經書天王以是始終蓋傷周而歎魯也穀梁謂石尚欲書春秋曾是以爲禮乎

述曰 闕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微聖經而詁衆傳蓋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

述曰闕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述曰闕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述曰闕

某或作厶出穀梁注鄧厶地

述曰闕

穀梁子或以爲名赤或以爲名俶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爲秦孝公時人然不可考漢書但云魯學見阮孝緒七錄趙氏損益義云然盧六以云宜稱人 若璩按名赤見風俗通名俶字元始

述曰闕

附卷十四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甯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核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

述曰唐書蕭穎士傳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

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甯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今佚

附卷十九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鄧潤甫字溫伯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謨蓋出於此 全祖望云鄧潤甫與曾南豐皆盱江先生弟子其文亦有足觀以附麗荊公遂無稱道之者

述曰 闕

國朝顧炎武日知錄卷四 隱十年無正 原注已下穀梁傳 隱十年無正者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非有意削之也穀梁以爲隱不自正者鑿矣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舊史闕也得之

述曰武進莊侍郎存與曰隱公春秋之始也公即位可闕乎踐其位行其禮削不書乎抑未嘗踐其位行其禮無可書乎曰公踐其位行其禮然後稱元年君之始年非他人隱公也則何以不書成公之讓與繼故者同辭非所以尊先君也善乎穀梁子之言隱公成父之惡以爲讓所由與伯夷叔齊異矣嘗得而推言春秋之志天倫重矣父命尊矣讓國誠則循天理承父命不誠矣雖行即位之事若無事焉是以不書即位也君位國之本也南面者無君國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無正隱不自正國以無正也元年有正正隱之宜爲正而不自爲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　案嘉定黃汝成重刻日知錄集釋附莊氏說於此條之下盖鬯發穀梁之意故備錄之

戎菽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也似據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而爲之說桓公以戎捷誇示諸侯豈徒一戎菽哉且生民之詩曰蓺之荏菽荏菽旆旆傳曰荏菽戎菽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原注亦作戎菽列子北宮子既歸進其戎菽有稻粱之味則自后稷之生而已蓺之不待桓公而始布矣

述曰闕

隕石于宋五　公穀二傳相傳受之子夏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然而齊魯之閒人自爲師窮鄉多異曲學多辯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鷁六而夫子改之六鷁也穀梁子曰隕石于宋五後數散

辭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世未有爲之說者也　石無知故日之然則梁山崩不日何也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則有鸜鵒來巢不月何也夫日月之有無其文則史也故劉敞謂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隕石同日書是月以別之也

逃曰後數散辭也先數聚辭也惟舊史臨文亦不得不然故如此釋之豈夫子必改之而後自釋之哉　石無知故日之然則梁山崩之宜日可知也其不日者史舊文也鷁微有知故月之推之有鸜鵒來巢之宜月可知也其不月者史舊文也如此活看則知鄭氏獨云穀梁善於經信不誣爾

王子虎卒　文公四年王子虎卒左氏以爲王叔文公者是也而穀梁以爲叔服按此後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成公元年劉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明叔服別是一人非王子虎原注胡氏仍穀梁之誤

遂曰王子虎一叔服也周內史又一叔服也兩叔服不嫌同時猶魯成公十五年仲嬰齊卒成公十七年公孫嬰齊卒同時不嫌有兩嬰齊

穀原日誤作曰　宣十五年傳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疏解甚迂按傳文日字誤當作其曰潞子嬰兒賢也原注書思日贊贊襄哉呂刑今爾罔不由慰日勤易大畜九三日閑輿衛皆當作曰古人日曰二字同一書法

唯曰若之曰上畫不滿與日字異耳故陸氏釋文於九經中遇
二字可疑者即加音切又有一字而兩讀者如詩豈不曰戒曰
音越又人栗反曰爲改歲曰殺羔羊亦然自古經師所傳或以
以爲日月之日或以爲曰若之曰陸氏兩存而以其音別之毛
晃以爲一字兩音
而駮其失誤矣

逃曰黃汝成集釋云史記秦始皇本紀贊而以責一日之孤
正義曰日音馹臧氏曰孟子放勛日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
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孫宣公音義引丁音日音
馹或作曰誤也趙氏注亦不以爲堯之言自上文當堯之時
以下皆敘事之辭也邢疏則誤讀日爲曰矣興恩謹案說文
解字卷五曰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凡曰之屬皆從
曰卷七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囗一象形凡日之屬皆從
日篆文本不相混至隸變作楷書止以曰字上畫不滿爲別再

以曰字體寬屬曰字體長狹爲別而板本畧易混矣說見阮氏校勘記

附 仲子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曰僖公成風者僖公之母成風也原注猶晉簡文帝母會稽王太妃鄭氏之稱簡文宣太后國學助教臧燾所謂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者也穀梁傳曰母以子氏原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按妾不得體君儀禮傳文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說得之

述曰此顧氏引穀梁以駁左傳桓母之說者故附錄之

附 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爲夫子於繼隱之後而書公卽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爲貶耶

述曰說見齊侍郎召南考證

附 許男新臣卒 左氏傳曰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而經不言于師此舊史之闕夫子不敢增也穀梁子不得其說而以爲內桓師劉原父以爲去其師而歸卒於其國鑿矣

述曰闕

附 閽弒吳子餘祭言吳子則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吳閽弒其君也（原注盜殺蔡侯申同此 春秋中凡若此者皆趙子所謂避不成辭）穀梁子曰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非也

述曰禮王制云公家不畜刑人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閽刑人也知吳子不可近刑人則知閽不得君其君矣

附 城小穀爲管仲也據經文小穀不係於齊疑左氏之誤范甯

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地

述曰闕

附

宋黃震言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解云惡內之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傳解云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鬬以決勝負者哉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傳解云左氏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解云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解云般弒父

之賊人倫所不容王誅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解云經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皆能糾正傳文之失

述曰孔穎達毛詩疏云譬如火出於山反焚其山蠹生於木反蝕其木其范氏之謂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九十七終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校

穀梁大義述十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師說

齊召南春秋穀梁傳注疏考證卷一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按妾母名係於子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例之則此稱惠公仲子自屬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此穀梁說遠勝於左氏公羊者也但范注云仲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諡其說非是穀孝公以平王二年薨平王三年癸酉歲惠公之元年也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明年己未歲入春秋計惠公在位四十五年仲子之卒當在惠公之世且并在惠公末年矣以故天王加禮于魯尙追

使來賵若謂在孝公時豈有侯國妾母卒已逾五十年而天子始追行賵禮者耶卽經所書成風薨在文四年十一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在五年正月此其明驗也惟秦人僻遠至九年始來歸襚豈可以秦人例天王哉大約春秋之初猶近古樸妾母之卒或有不稱謚者亦未可知如桓母仲子無謚齊桓母衛姬晉文母狐姬後亦不聞追謚豈必以仲子無謚卽疑其卒在孝公時乎

述曰楊疏申范注以為王因惠公之喪而歸賵其說未為無據仲子卒在孝公時妾禮不赴王無由賵之至惠公薨王使來於是母以子氏而追賵之此秦人歸襚之例 秦隔五年猶用襚王隔五十年故但追賵而已 故其後併無會葬之使也 成風之薨榮叔正月歸含且賵毛伯三月來會

葬如齊氏言仲子薨在惠公末年王何以無會葬之使經何以不書葬如葬亦在惠公末年而王至隱元年七月始來歸賵則已不及於事與秦人相去一間耳烏得不以秦人例天王哉固不如仍從舊說之為愈也

無侅帥師入極傳極國也注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　按極為魯同姓更無可考卽杜氏注左傳祇謂極是附庸之國耳范注必以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傳曰還者事未畢也遯也有避滅同姓之意故以極為同姓春秋之義滅國卽是大惡內大惡當諱變文言入言取耳不必以極為同姓而後諱滅也

進曰此傳未明云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范注承傳文而言

齊氏豈未見全傳耶抑未便非傳而借注以相形耶均不可

解譏諸侯滅同姓則名衛侯燬滅邢是也推之大夫滅同姓

則去氏此無該帥師入極是也

卷二　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注稱傳曰者穀梁子不親受於師

而聞之於傳者　按傳中稱傳曰者凡八見一此年一爲五年

觀魚于棠一爲莊三年葬桓王一爲成九年杞伯逆叔姬之喪

一爲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一爲成十六年雨木冰一爲襄三十

年天王殺弟佞夫一爲昭元年荀吳敗狄皆所謂傳聞之說也

又有稱其一傳曰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此所謂傳聞之傳異

也

述曰文十有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傳其曰子叔姬貴也

公之母姊妹也其一今案此二字句絕是又一說也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傳曰與前數傳曰義同均屬經師舊說無所爲傳聞之傳聞也

初獻六羽傳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　按此與公羊說同左氏引眾仲之言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是初獻六羽爲得禮也公穀皆謂六羽是諸公之禮經譏初獻六羽譏僭始僭此其不同者也

述曰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止之據此知惠公猶未敢僭至隱始僭用公禮於惠公之母之宮至季氏遂八佾舞於庭至三家遂以雍徹春秋之託始於隱未必不由此也穀梁子其知之

矣

傳舞夏注大雉執翟雉之羽而舞也　按此與毛詩秉翟合何休注公羊則以爲鴻羽象文德之風化疾也未知其何所本詩曰振振鷺又曰值其鷺羽則鷺羽亦爲舞者所持但穀梁明言舞夏則范注是

述曰尚書禹貢羽畎夏翟周禮染人冬染夏夏者五色象翟羽故傳云舞夏注云翟雉之羽

俠卒傳俠者所俠也注俠名也所其氏　按風俗通所氏宋大夫華所事之後據此傳則春秋初年即有所俠矣所氏見於後世者漢有所忠後漢有所輔

述曰俠隱氏所無佚舊氏展因隱不爵大夫故於卒皆去其

氏此一說也又一說無侅以帥師入極故終身皆貶卒亦不氏楊疏於無侅卒下以此爲是今案不盡然也春秋之例賜族稱氏未賜族稱公子公孫公孫之子例賜族稱公子公孫猶稱族也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不去公子但以不日見其貶傳云不日卒惡也則無侅卒亦不日已見其貶不待去氏也然則俠卒不日亦見其貶而不書氏則以隱不爵大夫故也其公子益師公子彄之稱公子何也隱五年傳曰先君之大夫也據此知隱不爵大夫以先君之大夫故得稱公子矣或曰無侅舊氏展俠舊氏所獨非先君之大夫與何以不氏也曰去氏足以見隱之不爵大夫去公子不足以見隱之不爵大夫也以其實先公之子故也

元年春王傳桓無王　按隱十年無正月義發於二傳而左氏無之至桓無王則義發於穀梁檢公羊無此義也何休注公羊實取穀梁之說而暘其意猶作穀梁廢疾何耶

述曰齊氏此說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大義凜然穀梁所獨故康成鄭氏曰穀梁善於經也

疏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者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　按王必書春之下故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時見於經若經僅書春有某事而不得其月則王字無所置范氏謂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是也但須云不書月不得書王耳又按餘公之僅書春者皆不可以爲桓公之例桓公自三年至八年皆直書春正月二月

自十一年至十七年皆直書春正月二月月下又皆有事惟十二年爲無事書正月以首時例應書王而不書此穀梁子所以有桓無王之說也

述曰齊此說最爲發明傳義范注楊疏遜其精核矣

紀侯來朝音義紀侯左氏作杞侯　按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穀梁傳存二說似以子帛爲紀之本爵也此之來朝左氏作杞侯公穀作紀侯何休注公羊云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范注穀梁雖無明文似從何說以紀之進爵爲侯也

述曰進爵爲侯有之若何注云封之百里必無是矣紀逼於齊去王畿絕遠則未知封之百里者取王畿以封之歟抑割

齊地以封之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以是為近古也注古謂五帝時　按傳近古猶之公羊之近正云爾公羊云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亦不確指何時據前傳有盟詛不及三王之文然則古字正指三王之世對春秋衰世時言則稱古耳范氏指為五帝說似迂

述曰論語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則春秋仍為三王之世經書胥命豈惟無盟詛之言亦并無誥誓之事而傳但以為近古故范以五帝時言之似非迂也

蔡人殺陳佗傳陳侯憙獵淫獵於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　按陳佗有篡弒之罪蔡人殺之所謂殺當其罪者也左氏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

父而立之五父卽佗蔡人殺佗意在立其甥厲公耳較穀梁爲
優及公羊外淫之說爲近理

述曰蔡旣意在其甥則殺陳佗非以其罪且陳佗之罪亦非
蔡所宜討如齊氏意不從穀梁之說則陳佗非見殺於蔡地
則經當如鄭人戕鄫子于鄫之例書蔡人殺陳佗于陳今但
書蔡人殺陳佗故傳云其不地於蔡也確不可易

卷四　春正月己卯烝傳志不時也　按杜注左傳曰此夏之仲
冬非爲過時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穀梁於此曰志不
時於夏五月丁丑烝曰志不敬義不同

述曰杜說非也春秋常事不書卽但書五月之烝亦足以見
其瀆不嫌冬未烝而於夏始補行也唯烝當在周之冬而乃

延及春故云志不時至夏又孫故云志不敎豈以前之得禮形後之非禮哉

葬鄭莊公莊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親貶之　按經書葬無義例書使往會其葬郎書葬耳不然鄭寤生拒抗天王罪大惡極豈宜不見貶絕而且畢其謚乎范注云云附會之論出晉學之不言葬書自未嘗遣使往會豈以殺申生故耶疏亦附會

逃曰春秋但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若如左氏說經當用王師敗績于貿戎之例書王師敗績于鄭矣穀梁以貿戎為晉若依此例亦當不明言鄭而託於近鄭之戎乃經但書伐鄭鄭之所以免者或飾誠請罪見穀梁襄二十有五年天子宥之耳繻葛之戰自左氏一家之言且

往會書葬不往會不書葬舊史或有此例至孔子既修之後即不得仍用此例也卽如隱公之不書葬又何關會不會耶故弒君不葬失德不葬滅國不葬穀梁之例見昭十三年雖有所受乃楊疏處處以彼不赴我不會爲言是自亂其家法無怪啟後人之訾議爲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注祭氏仲名執大夫有罪者例時無罪者月此月者爲下盟　按公羊賢祭仲能行權而不名最乖大義范注祭氏仲名從杜氏左傳注也至云此月爲下盟其實書時書月不關有罪無罪如祭仲者本自有罪書月以執安見其非貶乎

述曰齊非穀梁專家故不守書時書月之例又左氏云祭封

人仲足毛詩云將仲子兮似名足氏仲左氏又云祭仲足又似祭氏仲足名要不若孔父之確爲字也何注不名之說不可從

公會紀侯鄭伯傳其不地於紀也注鄭君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時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　按龍門之戰本於說公羊家漢書五行志董仲舒言四國伐魯大破之於龍門注韋昭曰龍門魯郊門也即是其事左傳但云不書所戰後也似此役戰於別國不涉魯境穀梁但云於紀焉知不戰於紀之地乎公羊曰何以不地近也何注曰[illegible]也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公穀二傳義每相近此范注所以取鄭氏紀當爲己之說也

述曰說見許劉逢祿申何

乙亥嘗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句可也志句不敬也句　按此范注所引鄭嗣說讀法如此若徐邈讀而嘗可也爲句志不敬也爲句范所不取疏已言之矣

述曰此章句之末無關大義者

傳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諸侯夫人三宮也　按左傳云書不害也杜注曰旣戒日致齋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是無譏也公穀之說皆譏其不敬義勝左氏

述曰劉逢祿又申何以難穀梁說見彼下

許叔入于許傳注進無王命退無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

按左傳隱十一年鄭入許使許大夫許叔居許東偏許已失國矣至此鄭莊死忽突爭立鄭國大亂許叔始得鳩集餘民復其先業事機間不容髮豈得責以上請王命從容歸國乎中興之君續墜緒於既絕責以父授尤理之必無者也下文突入于櫟傳疏復引許叔與齊小白一例聖經之意斷斷不然但如左傳說叔本居許東偏叔本末出經何緣書其入似隱十一年以後十數年中必有爲鄭所逼出奔避難之事至此復歸前史失載左傳亦從而鈌略耳

述曰傳例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經不書日故知不惡許叔書入者但逐去西偏鄭人奄有全許即爲入是鄭西偏所不受也傳云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今案所以歸者謂得

大國之助如邢衛之比許叔於閒不容髮之際僥幸成功春秋雖不與之固亦不惡之也

卷五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注禮有九錫疏此九錫與周禮九命異　按疏糾何休以九錫即是九命之謬是也但經言錫桓公命不言九錫之命命字當如周禮魯本七命今加錫服飾以榮其終如八命九命者耳至白虎通所云賜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是有功特賜旣與九命無關且隨其功之大小爲賜未有一時俱全如魏晉閒篡臣之爲也禮緯本不足憑何注公羊亦非傳意范注已知何說之非楊疏又暢九命九錫不同之旨公羊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公羊經解如此平易即穀梁傳亦曰生服之生不服

則豈有朱戸納陛云云如禮緯所列九錫者哉

述曰何休之注但以公羊為借徑其實自立條例往往不顧傳文觀范注常引傳例而何注則無一條引傳例者亦可知矣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義禚章略反　按此與左氏經俱作禚公羊作郜釋文郜古報反於左傳音云禚諸若反禚究當是一字此音疑誤

述曰仁和趙徵君坦春秋異文箋云說文示部無禚字禾部有之从禾羔聲邑部郜从邑告聲音相近故公羊假郜為禚

葬桓王傳傳曰改葬也　按左傳曰葬桓王緩也桓王之崩在魯桓十五年踰數年而後葬此後人所以有改葬之疑也公羊

穀梁亦皆疑改葬而不敢直斷其事公羊曰此未有言崩者何以言葬蓋改葬也蓋疑詞也穀梁曰傳曰改葬也傳曰傳聞之說也

述曰左氏云緩也則穀梁所謂御尸以求諸侯者也今案此說是也天子志崩不志葬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停柩七年是危不得葬故經志周之葬自桓王始

公次于郎傳欲救紀而不能也　按郎左傳作滑公羊與此同左傳謂公將會鄭伯謀紀鄭伯辭以難杜注滑鄭地地雖不同其為畏齊不能救紀則一也

述曰同為不能救紀而滑郎非一地也滑去齊紀遠郎去齊紀近非將會鄭伯無為次于滑也

紀侯大去其國傳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按公羊謂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曲說甚矣穀梁之義正大

述曰詳見評劉申何莊公篇

傳豈兩說哉注劉向曰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又夜中而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　按注引劉向之說略用刪節而微有不同五行志本文云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象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向意以列宿訓恆星衆星訓星隕之星列宿象諸侯衆星象萬民分疏甚明范注引之隕者象諸侯之隕墜失其所是合向之二義爲一義矣

述曰齊引據明析范注之外無所逃矣或諸侯爲荀氏之謂

公伐齊納糾傳注親納讐子　按左傳史記皆以小白子糾爲僖公之子何休云親納讐子范氏亦云又不能保全讐子則說公穀者以小白子糾爲襄公子矣

述曰非以二人爲襄公子也欲納之於齊以嗣襄公之位卽謂之讐子可矣

齊人取子糾殺之注言子糾者明其貴宜爲君　按穀梁並無貴宜爲君之說但其前傳云公子糾小白不能存出亡叙糾於小白之上似糾爲兄小白爲弟耳公羊傳曰其稱子何貴宜爲君者也左傳杜注亦曰子糾小白庶兄荀子史記亦謂子糾是兄

述曰傳云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是前不書子後書子者明其爲齊之親非明其爲齊之責也明其親者以甚桓也

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按左氏公羊經皆作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序齊侯於諸國人之上此作齊人釋文亦不言其同異以傳云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推之穀梁之經自作齊人與二傳異

述曰異文箋云北杏之會爲齊桓九合之一不當貶稱人穀梁譌作人遂從而爲之辭今案趙說非也傳例人者衆詞也如趙說人爲貶詞則自宋人以下皆貶而獨敘一齊侯於諸貶人之上亦何謂乎

單伯會伐宋傳注伐事已成單伯乃至　按此單伯即元年夏

逆王姬之單伯也穀梁傳明言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然則此之會伐宋後之會盟鄄皆自魯往會之也但據左傳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而單伯會之齊侯此時初興霸業自必先稟王命仗名義以服諸侯至單伯會師及同會鄄而伯事成矣謂單伯爲魯大夫二傳之過也

逖曰王臣自稱單子若單伯自是魯之命大夫莊元年左氏正義云單氏世仕王朝此及文公之世皆云單伯成公以下常稱單子此時稱伯後降爲子耳今案王臣亦降伯爲子未之前聞

傳不言公內外寮一疑之也　按左傳杜注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之也說與穀梁異公羊經有公字其傳曰同盟者同欲

也亦與穀梁不同

述曰詳評劉申何莊公篇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按此事左氏無傳杜注依公羊為說公羊言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何注云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是言魯本無使結往盟之意結自以權宜與齊宋盟耳穀梁謂辟要盟則結之送媵魯實使之往盟權不在結與公羊異

述曰公穀異同在經一遂字公羊之例大夫無遂事此書遂者善也穀梁之例但曰遂繼事耳公羊重在下之盟穀梁重在上之媵

大夫宗婦覿用幣　按左傳御孫曰男女同贄是無別也杜注云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其與穀梁之說有異有同穀梁傳言禮大夫不見夫人而杜云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是其異也穀梁傳言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其意謂宗婦用幣已非而大夫與宗婦俱行覿禮尤非也左傳意祇言宗婦不當同用大夫之幣是又其異也

述曰何注云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是杜說所本也詳述禮

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傳注不能治其國舍而歸於曹　按此與公羊同凡諸侯失地出居他國未有言歸者既曰歸於曹則是

本國之人復還舊土矣謂赤即郭公名可乎春秋未有先叙事而後解人名者以郭公解赤於文義尤為不順左傳杜注云經闕誤者得之

述曰此亦各信所信不必斷斷爭辯者也唯何注既從公羊而注中又為兩歧之說則斷不可見評劉申何莊公篇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傳衣裳之會十有一疏論語稱九合諸侯者貫與陽穀二會管仲不欲故去之自外唯九合也　按管仲不欲事見僖十二年楚人滅黃傳曰貫之會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陽穀雖無明文而江黃在會知必非管仲意也論語曰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故云是

二會不數

述曰此疏最得經義可息論語家紛紛之說

城小穀注小穀魯邑　按范注於地名俱依左傳杜注唯此不同左傳城小穀爲管仲也杜注小穀齊邑范以穀梁無明文與城諸及防一例耳

述曰此范注之守家法也

齊仲孫來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　按以仲孫爲慶父公數二傳所同左傳云齊仲孫湫來省難是也慶父卽係逆賊可以魯人爲齊人乎公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始以王父字爲氏大夫固有以字稱者如叔牙季友是也然稱牙爲叔牙可也稱牙爲叔孫必不可也何也至叔孫得臣而後稱叔孫

也稱友爲季友可也稱友爲季孫必不可也何也至季孫行父而後稱季孫也豈惟牙友不得稱叔孫季孫牙之子玆稱公孫玆而已不得稱叔孫玆也友之子某雖不見經亦當稱公孫而已不得稱季孫某也慶父爲仲孫氏之祖卽稱仲孫可乎且於慶父之來曰仲孫於其明年出奔又曰公子慶父入則孫之出則子之進退無據應以左氏說爲正

述曰據左傳伍員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吳人自改爲齊人魯人不可貶爲齊人乎故傳云外之也其曰仲孫以其後之氏目之既明其實爲慶父而又不稱公子故傳云疏之也及出奔莒傳云不復見矣故經特書公子慶父以顯之曰出絕之也其自齊歸則書齊仲孫以外之曰來防之也

大義粲然穀梁善於經信不誣矣

卷七 傳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

按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聶北救邢既有三國之師其力非不足以禦敵而逡逡其行徘徊不進待邢人潰圍而出始遷夷儀此則霸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義至城邢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兩不相掩持論平矣

述曰穀梁長於二傳所以爲善於經也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傳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 按此與公羊說同其贊美齊桓極矣但聖經書法理不得然使舊君同盟豈可不書公及乎使陳蔡衛曹邾

許諸君同盟其可不敘諸君乎江黃二國南通於楚而北近宋齊侯至宋與二國之使臣盟其餘諸國皆不在會經但書其實耳

述曰齊云二國之使臣則以江黃之夷人爲微者也豈知穀梁之例書人者衆詞故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以爲云者不必其實至也固不足於經

公至自伐楚傳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注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爲大事　按伐楚之役稱人甚侈其功稱頌曰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鄭箋云僖公與齊桓舉兵南艾荊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本齊桓武功魯人隨從南伐其自矜詡如此致伐不致會又何疑焉

述曰此亦見致伐爲魯史舊文而孔子仍之也

卷八 鄭殺其大夫申侯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按穀梁之例然耳推尋經文惟陳殺洩冶晉殺趙同趙括蔡殺公子燮楚殺郤宛灼然爲殺無罪他如晉里克丕鄭父楚得臣衞元咺晉郤錡郤犨郤至胥童楚公子追舒衞甯喜鄭公孫黑之流經皆稱國以殺不得云殺無罪也據左傳申侯專利而不厭亦豈全無罪乎

述曰自里克以下齊云皆不得爲殺無罪此據左傳之說以證穀梁也齊不得爲專門之學者以此

祔于太廟用致夫人 按此傳指成風左傳以爲哀姜公羊以爲僖公之夫人姜氏本齊媵女之先至者僖公立爲夫人其說

尤爲怪誕大約穀梁之說是

述曰楊疏已難倒二傳矣

傳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疏其實此會亦有四教　按公羊僖三年會於陽穀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所謂四教也穀梁於此會則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以婦人與國事大意同公羊而多毋使婦人與國事一句實是五教也

述曰疏以此證論語鄭注但在有教耳不在四五之數也

楚人滅黃傳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疏案史記管仲之卒在桓公四十一年當爲僖十五年而此云管仲死者蓋不取之史記之說　按穀梁謂管仲既死桓公竆

業不終但史記以管仲之卒在齊桓公四十一年當僖十五年考據必確左傳雖無管仲卒年月明文然僖十七年齊侯小白卒傳曰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有寵公許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爭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云云是由五公子爭立追敘管仲既卒非謂仲卒於十七年也總之在十二年仲必未卒左傳是冬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仲仲受下卿之禮而還是冬仲固無恙也宋襄公嗣位在僖九年卽與葵邱之會時未終喪經書宋子桓公與仲屬立孝公當不在此時其後數年齊宋並無會盟之事惟十三年會于鹹十四年城緣陵十五年盟牡邱次于匡齊宋并在疑屬立孝公當在此時也後人見此數年中

霸業不振斷謂仲必前卒不知齊桓公末年小人雜進任仲亦必不如初年雍巫因寺人貂以干進雖不知確在何年而寺人貂漏師多魚在僖二年當霸業方盛之日則嬖倖竊權久矣小人害霸管仲臨卒尚爲桓公言之又烏知仲卒不在十五年如史記所云乎

遂曰管仲逆料江黃之難保卽黃滅在管仲未卒之先亦不害其先見穀梁非早二年餘卽死仲也傳以伐江滅黃併言江之被伐而滅尚在文公時則仲死久矣故於此統言之

卷九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傳　按泓之戰穀梁深責宋襄最得經意范注引何休及康成之說以左傳證之宋襄傷股則穀梁所謂身傷者實據矣何休以鄢陵之戰楚君傷目經

書楚子敗績穀梁謂君重於師如泓戰宋公果傷經亦當書宋公敗績此其難穀梁之意也康成以傷目與傷股有別以解何休之駁按以聖經書法實皆不然泓之戰至於門官皆殲師徒喪失幾至亡國故經書師鄢陵之戰楚君傷目而三軍未至大損經故舉重以概輕耳

述曰齊說以左氏證穀梁亦不然凡經書敗績未有不言師者鄢陵之戰倘非連書楚子鄭師敗績若但書楚子敗績亦不辭也

公朝于王所傳言所者非其所也　按經祇謂王所非正朝之所耳不謂朝之之非也天子在是可不朝乎

述曰穀梁亦不謂朝王之非也

四卜郊注成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祭蒼帝靈威仰昊天上帝魯不祭　按范從康成之說故如此此實則天無二帝亦無二豈有紛紛之名如元命包文耀鉤所云云者耶感生之帝與昊天上帝實一帝耳魯既僭用天子禮樂郊壇所祀卽昊天上帝也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明明祀天配以后稷矣謂不祀昊天上帝可乎

述曰魯無圜丘之祭也

卷十　傳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注親謂僖祖謂莊　按范氏說俱平正惟此條爲好奇之過遂至無理魯文雖愚何至升僖主於莊公之上乎傳之先親而後祖猶公羊之先禰而後祖耳說公羊者曰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

也其說至當楊氏直糾范注之失是也又案范所引高宗肜日於義無當高宗豐昵亦不過祭祀品物之盛有殊於遠祖耳必不於祫祭時升小乙之主於祖乙上也

述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范不從斯義惑於王肅之說也耆以爲好奇之過亦不然

雨螽于宋傳　按漢書五行志云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與傳文不同當是括傳文著於上見於下數句之意耳

述曰公羊言螽死穀梁言螽生鄭釋廢疾以爲墜地而死亦謂人之說也五行傳不引茅茨盡矣句何以別於死者乎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注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於諸侯

諸侯受於禰廟疏云鄭言祖廟范言禰廟者以無正文各以意說或祖或禰通言之耳　按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注諸侯藏之祖廟禮記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何休注公羊亦云祖廟范氏所以不從何鄭之說而言禰廟者以此傳十六年四不視朔有明文曰諸侯受乎禰廟也此傳自言禰廟范不得違非范之自出意見也但禰廟實不可通故禮記孔疏曰穀梁傳云諸侯受乎禰廟與禮乖非也

述曰玉藻云聽朔於太廟疏云太祖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今案祭法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祖考廟享嘗乃止則太祖廟以下天子故不得月祭是禮說自相違也即謂行此禮於太廟訖然後

祭於諸廟謂之朝享亦孔疏說試問諸廟云者數顯考廟乎抑不數顯考廟乎如數顯考廟是五廟皆月祭僭天子矣如不數顯考廟則四廟皆每月有事而獨懸一顯考之廟除享嘗外別無事相形之下亦非人情不若從穀梁說受乎禰廟受朔在此每月聽朔亦在此其月祭則自禰廟上及王考皇考廟而止而顯考祖考不與焉較爲順於禮耳范注又云親存朝朝莫夕不敢世鬼神故事畢感月始而朝之語申傳意此能守其家法者也且諸侯相朝稱先君以相接俱在禰廟則受朔於禰廟豈不足以尊天子乎而何必於太祖廟乎

毛伯來求金　按三傳皆言來求非禮夫來求非禮所不必言以天王之喪魯自公孫敖奔莒之後更不復遣使至毛

伯來求金始遣叔孫得臣如周會葬爲侯國者當如是乎經意見周與魯並失且見當時列國不共貢職

述曰穀梁本有上下俱非之例此當於言外會之

叔孫得臣如京師傳疏不發於桓九年者內之於京師始於此故發之　按內大夫之如京師始見於僖三十年公子遂再見於文元年叔孫得臣不始於此年也

述曰傳之發例必在一見再見之後通檢傳文自知疏本無庸說也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　按穀梁之迂未有過於此傳者也不重創不禽二毛宋襄所以致敗也魯是時幸有得臣善射克奏膚功有何可諱

述曰然則經何以不書獲乎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傳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

按左傳云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公羊則曰郤缺按此時盾將中軍執國政左氏之言必得其實但郤缺亦爲卿並時公羊猶不大失克則缺之子也缺方爲卿其子乃並時將兵乎此則穀梁之失也

述曰左傳父子並時將兵者多如范匄范鞅襄二十三年欒盈攻固宮鞅攝車從之孫林父孫蒯襄二十六年孫蒯追殖綽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且缺由臼季之薦年已長矣安知此時克不代之爲政乎

卷十二

齊人取濟西田傳疏哀公犯齊陵鄰而反喪邑易辭之也按易辭之也不成句似當作亦易辭也凡經書取皆是易

辭此宣公以田賂齊及哀公之犯齊陵郛喪邑經皆書齊人取是皆易辭也

述曰此說是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傳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　按經書侵伐并不以言帥師不言帥師爲褒貶傳例明曰將卑師衆曰師將尊師少直言將然則元年盾救陳晉帥師統師衆也此年不書帥師統師少也陳初附晉故救之陳後即趙故侵之何有於敗前事乎傳乃自破例以言帥師爲貶則無傒入極暈會伐鄭皆書帥師亦聖經所貶乎

述曰穀梁本無將尊師少直稱將何乃楊疏以意推之卽有之亦非帥師例也公羊將尊師衆稱某帥師穀梁無此穀梁惟於城某下云[illegible]

帥師有懼也彼有懼不關褒貶則此不與帥師亦無關褒貶

但據事相接耳何謂自破其例乎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傳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　按此與公羊同義但仲遂生而賜氏與季友同避氏於名之上已是貴稱矣況遂接如齊至黃乃復之下既稱公子此自不容復出也遂爲弒君逆賊王法所當誅自可援翬不書卒之例若以此書仲爲貶爲疏則非經意也

遂曰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親也至公孫之子無可稱乃賜氏以別之則疏矣遂若生而賜氏不許稱公子而稱仲賜之非貶以疏之乎此說之不可解者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傳曰其

事敗也　按舊解此戰書日者爲敗之故也特於此發傳者二國兵眾不同小國之戰故特發之春秋於戰不論大小內外無不書日不獨此戰書乙卯也如以兩大國交爭不同小國則莊二十有八年衛及齊戰衛師敗績一小一大亦書甲寅僖二十二年宋楚戰泓一小一大亦書己巳又如宋鄭之戰大棘則兩國皆小矣經書壬子何耶且書戰固有不書敗者爲內諱敗自可不計至若秦戰令狐經書戊子戰河曲經書戊午又何嘗因書敗績而後書日乎疏又云今以日爲語辭是也傳文曰字後人作日字如公子啟曰誤作公子啟日亦是其證實則皆曰字也

述曰河曲之戰傳云不言及者略之然則令狐卽書及而俱

不言敗者亦略之也除此二戰未有不書敗者亦未有不日者傳即二大國以見例可包小國而疏以爲不同小國之戰故誤也且偏戰例日然日其戰則敗或不見日其敗則戰自見又不得援令狐河曲之不書敗以相難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傳其日潞子嬰兒賢也　按各本俱作曰字以上下文及疏推之曰字自是日字之訛日指癸卯也潞子例不應書月而書日則知其賢作曰字誤也

述曰阮宮保挍勘記引惠棟云曰當作日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注賢嬰兒故滅其餘邑猶月　按穀梁以嬰兒之書日爲賢已屬附會范氏此注尤附會

之甚者也經之通例春王正月雖無事亦書甲氏留吁之事適值其下耳

述曰此范注之善守家法而齊非之苛矣設不應月經卽書十有六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亦豈不可書

卷十三 傳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　按左氏爲譏重斂是也公穀二家皆以甲爲鎧甲誤矣經所云甲卽被甲之士非造甲之士也以被甲之士爲甲猶秦漢以後以執兵之士爲兵周禮及司馬法皆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令使丘出甲士一人是增兵也魯政雖衰安能强耒耜耰耡之農人俱爲造甲之國人乎

述曰左氏但云爲齊難故作丘甲譏重斂乃杜預注說也今

案稅畝言初邱甲不言初則稅畝爲常乃譏重斂作甲是暫非爲常也說爲作鎧甲則見其暫說爲譏重斂則暫者爲常矣可乎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疏何休云謀結鞌之戰不相負所以不日者執在三年非此所得保也　按疏此條大誤據何休公羊注本文云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非此盟所能保其言執指十六年執季孫行父也其言尋盟指三年冬荀庚來聘及荀庚盟也何休於傳不誤疏乃以隱元年盟眛因七年伐邾而盟去日駁之誤也赤棘盟後晉魯交歡豈有三年卽執之事見於經傳何休謂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而疏以爲三年卽執不亦異乎

述曰疏之誤駁詰不容辭而其所由誤者則以何休之例不信者日信者不日穀梁之例盟信者日盟渝者不日說正相反故也

立武宮注禮記明堂位云云　按伯禽廟號太室明見於經至以武宮爲武世室實始於此非舊有此兩世室名也魯後儒作明堂位誇陳魯事見有武宮不毀未及考其建自季孫謬稱爲武世室因目魯公廟爲文世室可擬周之文武而不知魯公廟曰世室並無文世室之名也經明書立武宮是新作也如果舊爲不毀之廟豈至此時始立乎傳直言不宜立是也范氏轉執明堂位以疑經傳誤矣

述曰漢書立原廟原再也再立廟也制應本此魯武公廟本

不毀至此以誇武功再立其廟禮與傳本無違也

卷十四　伯姬歸于宋注逆者非卿故不書　按伯姬賢名遠著至於三國來媵宋初圖婚即使華元來聘其納幣也使公孫壽爵之致女使季孫行父甚重其事而備其禮豈有逆女之時反使微者將命乎公羊穀梁皆無傳范氏之言未可信也

述曰范注本傳爲說也傳云逆者微故致女齊未檢明下傳故不信范注耳

三月公如京師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　按穀梁每事以日月爲例故云然其實成公以三月如京師至五月始會晉伐秦則在京師時亦必朝於天子左傳云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諸侯伐秦是也雖其意在於會晉而朝王實不

容從安得以書月而斷其非朝乎

述曰朝王者其跡非其本意也傳云云者春秋誅意之法也

仲嬰齊卒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按公子稱公子公孫稱公孫公孫之子始稱其氏通例也其公子生而賜氏者本身即得稱氏季友仲遂是也身且稱氏況子孫乎公羊以爲弟爲兄後穀梁以爲子由父疏皆臆見也且是時有兩嬰齊一爲叔肸之子一爲仲嬰齊經不曰仲嬰齊何以別異於公孫嬰齊乎

述曰據左傳稱東門襄仲又云遂逐東門氏生既賜氏仲又何氏東門乎恐不確也仲遂卒于垂不稱公子傳謂疏之則嬰齊不稱公孫亦以疏之而自別異於叔肸之子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傳日事遇晦曰晦　按遇朔書朔遇晦書晦此及震夷伯之廟二文可徵公羊謂書朔不書晦穀梁此傳謂遇晦曰晦優於公羊遠矣前解晦震夷伯之廟猶同公羊之說何耶

述曰同公羊之說者以震廟固有晦冥之理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

按以下文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推按則壬申自是十月之日傳所云不妄也但經文隨事直書嬰齊果卒於十月壬申經可倒書爲十一月壬申乎故不如杜氏直云日誤爲是

述曰聖經於此特示尊君之義說爲日誤春秋真屬斷爛朝報矣

卷十五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傳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 按諸侯失正而大夫執權久矣雞澤之會君子猶有取焉諸侯既盟陳使始至諸侯不與大夫盟使其大夫與之約束於禮相稱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固非私擅也袁僑奉陳侯之命以求盟諸侯之大夫各奉其君之命以與盟也晉悼復文襄之績行事動合機宜豈得曰大夫張乎

述曰易稱履霜堅冰至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始者大夫執權猶在各國今合天下之大夫以同盟雖各奉其君命馴致溴梁之會遂無君而行矣穀梁譏失正之始大義尤覺凜然是履霜之志也

葬我小君定姒　按魯有兩定姒一爲成公妾襄公母此文是也公羊作定弋一爲哀公母定十五年書葬定姒是也穀梁作定弋

述曰穀梁一作定姒一作定弋就穀梁言則不得謂有兩定姒也

作三軍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　按諸侯大國三軍自是古制一軍之事惟晉武公滅翼請命於周王命以一軍爲晉侯言同於小國也其餘侯國並無一軍之說且以魯頌證之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僖公時有三軍矣經於此年書作疑僖公之後益督減爲二軍而此復增其一耳經於從前軍制之增減不書此及昭五年舍中軍則書者從前三軍二軍俱公室之軍也此

作三軍及舍中軍俱私家之軍也於是魯君始無民矣

述曰魯頌者夸大之詞前此何嘗有三軍哉即左傳一言可證此傳諸侯一軍之制矣命爲晉侯從其本也而止一軍見諸侯之制本一軍也乃云同於小國不思曲沃併翼之後寸土俱歸版輿豈有舊則依舊不同伯子男地則依舊不止七十里五十里而軍獨削之使同小國者足見春秋之初猶守周制厥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且六軍矣以魯頌證春秋何如以左氏證穀梁之較近哉

卷十六 諸侯盟于祝柯傳則以伐致注京城北之類是 按左氏作亳城北穀梁作京城范以穀梁證左氏則亳字乃京字之譌也今改正

進曰說文亳字從高省高字從京省故京亳二字通用不必改正非譌也

二十有一年傳庚子孔子生　按記孔子之生與公羊同但公羊言十有一月庚子此不言月卽據經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之下則是十月之二十一日庚子也今相傳孔子誕月在八月卽據此傳

進曰錢宮詹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二十二日庚子是爲宣尼生之日今按錢通三統術故云然然經書庚辰朔而三統術以爲己卯朔相距一日終不如據經以二十一日爲斷也

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傳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按謂吳子自輕是也巢附強楚爲吳所攻卽遣使請罪其能免於難乎吳師臨門壯夫善射亦可謂小國之善禦侮者矣責以不飾城而請罪其無乃非經意乎

述曰飾城請罪必古有是軍禮不獨小之事大宜然諸侯之於天子當亦如是至春秋而古禮蕩然然小國尚有倖勝大國屈意請成之事齊何以爲迂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豹云者恭也　按叔孫豹不言族左傳謂豹違命故去族其說大謬穀梁謂恭亦非也是會較溴梁差爲彼善於此若云趙武能帥諸侯之大夫爲恭則失之誣矣經於夏已備書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等名

雖閒有衛殺甯喜專出奔晉兩事而會於宋之地自一也故前日後凡書豹及諸侯之大夫耳

述曰前日後凡之說非也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有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如齊說皆可去其族曰及庚盟及良夫盟及犨盟矣然乎否乎故知豹云者蒸也

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傳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按經所書之晉人卽指趙武是也楚於是會不與又其令尹爲王子圍蓋屈建已於二十八年卒矣穀梁謂要傳必附經今云澶淵之會無侵伐八年確有所指范旣無注楊

疏稍爲辨證而傳所指之澶淵終不可通竊疑傳文澶淵之會以下三十四字係二十七年經書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之傳文宋之會訛爲澶淵之會遂錯簡在此耳自二十七年後至昭三年排檢經文並無侵伐至昭四年書楚子會申執徐子書伐吳滅厲而楚復横此傳之所謂無侵伐八年也

述曰傳意自指宋之會但文必發於澶淵非錯簡也澶淵會恤宋災尤見無侵伐之效八年者由中而統其後追其前言之歸功屈建則知自會宋起矣何必改乎

卷十七　取鄆注鄆魯邑　按魯有兩鄆此鄆本莒邑魯奪取之非後文公居于鄆之鄆也注直言魯邑雖據何休之說實非

述曰范注固非齊說亦非也如鄆本莒邑經當書伐莒取鄆矣此如取鄟取邿之例本國名也說見述例取下

執齊慶封殺之傳慶封封乎吳鍾離　按左傳吳封慶封於朱方公羊吳封慶封於防此作鍾離漢書地理志九江郡鍾離注應劭曰鍾離子國後漢書郡國志吳郡丹徒春秋曰朱方從穀梁則地在淮南從左傳則地在江南

述曰經書伐吳不必至其國都也但涉其境即為伐矣淮南去申近若江南則逼近吳都而去申遠矣宜從穀梁作鍾離

齊侯伐北燕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傳以外及內曰暨　按杜注左傳謂燕暨齊平是承上冬齊侯伐北燕之文也穀梁謂外及內是起下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之文也然經自昭元年以

來齊魯並無彼此侵伐何緣此年與齊平乎春秋固有隔年連書者隱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是也

述曰齊意從左傳由不知穀梁之例也書寔來者爲與內接也若燕及齊平與內何涉而經書之乎觀宣十有五年宋及楚平傳云以吾人之存焉書之則知外平不書矣

蒐于紅傳置旃以爲轅門注周禮通帛旃轅門卬車以其轅表門　按周禮司常通帛爲旜作旜字旜旃音義並同鄭注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又按掌舍設車宮轅門鄭注次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此注卬字卽仰字也又按大司馬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此傳云置旃少不同耳

述曰以旌者大子之禮置旃者諸侯之禮也

傳爲雖多天子取三十焉注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之庖 按此傳與小雅車攻所言若合符節取爲三十則車攻所謂大庖不盈也故自習射於射宮以下毛公卽取是傳爲說

述曰齊知其合而未抉其合之由也毛公師荀卿荀卿師穀梁故毛傳多用穀梁師說他如旱既太甚章歲凶年穀不登以下云云

疏芟之爲防則逢蘭同翦故舉以包之 按刈蘭以爲防猶言刈草以爲防蘭是草中最貴故舉以概百草耳大司馬中冬教大閱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鄭注云萊芟除可陳之處詩傳直曰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是其說也

述曰逢當作蓬齊說與疏同不與疏異也

疏馬候蹄舊解四蹄皆發後足躡前足而相伺候與范注亦合耳　按疏非也單言一馬何慮後蹄不候前蹄乎此卽車攻所謂我馬既同毛傳云田獵齊足尙疾也亦卽車攻所謂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者也指四馬疾徐步驟如一故曰候蹄

述曰田獵齊足毛傳雖用爾雅亦與穀梁師說相符也

葬陳哀公傳不與楚滅閔公也　按公字無謂疏旣明曰閔陳之滅故書葬以存之推尋文義則知傳原文是閔陳也因各本皆然未改

述曰阮宮保按勘記出閔公也云閩監毛三本同余本公作之今案所謂余本者余仁仲萬卷堂所藏宋槧殘本也

叔弓如宋葬宋平公注痤之罪衛所未聞　按公穀通例君失

德不書葬此大謬也范氏於此蓋亦深疑其謬楊疏乃何欲調
傳其說

述曰齊亦主書會葬則書不往會則不書葬之說故云然

卷十八　蔡侯東出奔楚傳東國也何爲謂之東也云云　按左
氏經傳及公羊俱作蔡侯朱是也楚聽讒人之言脅蔡出朱而
立東國此奔楚者朱也二十三年朝於楚而卒者東國也穀梁
誤以爲一人因後書東國卒于楚遂此出奔即其往楚之日春
秋惡惡固有貶絶之文要未有即人之二名去其一字以爲貶
者鄭寤生嘗拒王師經未嘗稱鄭伯寤卒也楚商臣嘗弒君經
不稱楚世子商也

述曰爲朱爲東各傳所習即去一國字亦於大義無害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傳道義不外公也　按昭既出奔季孫忞肆必無代公致廟之事經書至自齊至自會至自乾侯皆特筆以存君臣之大義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穀梁之說甚精

述曰穀梁於大義之所在其可嘗者鮮矣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傳疏不入魯有三文　按以理推之前此齊侯唁公于野井及高張來唁公不過弔不入國都而已公猶在魯地至荀櫟唁公于乾侯本屬晉地直是弔公不入魯境也傳雖同言不入魯亦自有淺深存焉

述曰此齊說之善發明傳意也

卷十九　劉卷卒傳賢之也　按寰內諸侯春秋例不書卒其嘗同會盟來赴者則書之不關於賢不賢也

述曰舊史以來赴書者當不止劉卷一人聖經不例劉卷必其賢也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傳君不爲匹夫興師疏其如殷紂之罪彼所不盡云云　按此數句不成文義必有訛脫但各本皆然無可考正疏意當云至於殷紂之罪毒遍四海所誅斬不能盡書耳

述曰楊疏入後頗不及前半之淸晰此則其尤難解者也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傳未失其爲弟也　按辰之奔陳猶可曰爲仲佗石彄所脅迫也此年入蕭以叛經書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豈非罪之魁乎據地叛君而曰未失其爲弟此何說也

述曰辰如處心積慮成於叛君當如克段之例去弟以見罪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　按上年十二月公圍成傳曰何以致危之也何危乎爾邊乎齊也傳意必以公用大衆攻圍邊邑故此年春齊侯即次于垂葭矣穀梁經脫衛侯二字故如是解

述曰齊說是未知穀梁之例者也傳例言次者有畏得方以邊齊爲公危齊亦何畏乎得而書次耶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衛不違此義　按穀梁之失此條爲最大有害於名教經旣書曰納衛世子蒯聵雖本據晉人納之之辭然不去世子可

云不應立乎就使蒯聵負罪以出義不當立在輒斷無拒父之理范氏引江熙說直糾傳失是也

述曰輒之不早出奔律以拒父之罪義無所逃若云蒯聵非不當立以經不去世子耳不思經書立納入皆篡也但父不篡子故與輒以王父之命還蒯聵以世子之稱以見蒯聵之篡父其書世子者非鄭世子忽反正之例乃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之例非以爲輒乃所以治蒯聵也此穀梁子釋經之苦心二千餘年以來無有發明之者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

按吳本子爵而僭王與楚同惡春秋書其君以本爵固是尊王之義亦緣其時所僭名號止施於其國之臣民至與諸國會盟

諸國自稱其本爵也是以春秋於二國之君書其卒不書其葬卒從赴告史官筆之於書策可曰楚子某卒吳子某卒葬必舉諡而從其本國臣民之稱若從其稱則必曰葬楚某王葬吳某王矣義不可書故削而不錄尊王之大義然也至如會盟侵伐其君親行經即書曰楚子吳子並無義例黃池之役吳子自恃強大與晉爭衡非實有尊周之善也夫子何所取而進之乎且經書吳子屢矣柏舉敗楚季札來聘經皆書曰吳子豈俟此會而始進乎哉

進曰傳明云辭尊稱而居卑稱則夫差自願降稱吳子故春秋進之齊說好辨而不得其本義也

西狩獲麟注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道者矣　按左氏公羊雖

其說不同然皆以獲麟爲異故左氏有不祥之文公羊記道窮之泣穀梁家獨以爲引取之後儒文成瑞應之說遂起於此夫麟而見獲尚何瑞可言乎誣矣

述曰以獲麟爲瑞者無過公羊家齊乃歸咎於穀梁亦誣矣傳故大其適也往非狩而言狩　按經書狩自是魯君行狩左傳謂西狩於大野是也麟雖見獲於微者緣西狩而始獲故經據實書之公穀二家俱謂爲獲麟大之而書曰狩說經愈曲而逾迂矣

述曰左氏記大野之地而經不書故穀梁云非狩也何曲之有

惠棟九經古義穀梁　孝經說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

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故應劭風俗通言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於子夏佘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寖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子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又隱元年傳云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云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云以不教民戰則是弃其師今皆在論語中鄭論語序云仲弓子夏等所撰論語譔亦言子夏等七十二人共撰仲尼微言其諸聖人之徒私淑諸人者乎又傳中所載與儀禮禮記諸經合者不可悉舉故鄭康成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

述曰楊士勛序疏云穀梁善於經者謂大夫曰卒諱莫如深之類是也六藝論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今以爲直善於春秋之本經此穀梁所以非左氏公羊二傳所及

經典序錄云穀梁有段肅注十二卷不詳何人隋經籍志云春秋穀梁傳十四卷段肅注疑漢人棣案後漢班固傳固奏記東平王云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宜懷注云固集殷作段然則殷肅即段肅也劉氏史通言肅與京兆祭酒晉馮馮亦見奏記嘗撰史記以續史遷之書

述曰書呂刑維殷于民墨子尚賢中作維假於民是古段殷通用經典序錄隋經籍志之肅注蓋姓段非姓殷也史記儒

林列傳仲舒弟子殷者廣川殷忠集解徐廣曰殷一作段又
作瑕也又酷吏列傳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
假者也後漢書卷十七馮異傳段建章懷注東觀記及續漢
書段竝作殷字
隱元年傳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注信申字古今
所共用草昭國語注云信古伸字士相見禮注云古文伸作信
康成儒行注云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信或爲身
述曰信或爲身者周禮大宗伯侯執信圭注身圭躬圭蓋皆
象以人形爲瑑飾此卽作身道而不身邪義亦通也
三年經日有食之傳曰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
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注云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其所

吞咽者壤入於內疏云壤字爲穀梁音者皆爲傷徐邈亦作傷
麋信云齊魯之閒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或當字從
壤蓋如麋信之言 尙書正義引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五壤爲息土
述曰壤字不必音傷直音如字亦不必訓爲出土直訓爲地
麋說雖古不若范注之當也
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或與有同義故以內外別之
述曰毛詩天保箋云或之言有也
四年衛祝吁釋文云左氏公羊及詩作州吁案州有祝音故或
作祝聲之誤也
述曰說文吅部喌呼雞重言之从吅从州聲讀若祝喌傳通
釋臣鍇曰亶言之故从二口列僊傳有祝雞翁後人或作喌

隻逐反　春秋桓五年城祝邱藝文類聚引洪範五行傳與
州邱之役
五年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
樂矣釋詁云厲作也郭氏引此傳以證之方言曰厲卬爲也甌
越曰卬吳曰厲郭氏云作亦爲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云作爲也
述曰厲之訓作雖屬古義但此傳厲樂似當從王尚書經義
述聞之說
八年經鄭伯使宛來歸祊釋文云左氏作祊穆天子傳云戊戌
天子北入于邴郭璞曰邴鄭邑左傳作祊古方丙同字
述曰儀禮士冠禮注今文枋爲柄士昏禮注今文枋作柄少
牢饋食禮注古文柄皆爲枋故惠君云古方丙同字

注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疏云見孝經説棟祭苑注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已下皆采許叔重五經異義之文疏言見孝經説非也

述曰異義此條見禮記十三王制正義

九年經天王使南季來聘傳云南氏姓也顧炎武云南非季字姓姓字衍文也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季載南采也猶祭伯毛伯之謂左傳作聃季史記作冉季冉與南同音故亦作南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周康南皆畿內地荀子云周公歸周注云畿內之國亦名周周公黑肩其後也康叔後封於衛聃季未改封世爲卿士也司馬遷云冉季其後世無所見未之攷耳

述曰如惠君説則南以采地爲氏而段玉裁說氏姓者以氏爲姓則姓字非衍文

桓二年傳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何休注桓二年傳云禮臣死君字之與此異）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杜預以爲孔父稱名與賈逵異）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論語稱鯉也死實未死假言死從左氏穀梁說玄之聞也（以下鄭駁）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是實死未葬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

述曰異義此條見禮記曲禮下正義

桓四年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廢疾曰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君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

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有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公羊桓四年傳無夏田之語）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王制正義）

述曰夏殷之禮當作成周之禮劉逢祿說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云孫之爲言猶孫也注云孫孫遁而去非也公羊傳云孫者何孫猶孫也何休曰孫猶遁也棟案遁讀爲循釋文音徒困反非也今文尚書云五品不訓（後漢書）訓讀爲馴（周禮注）書亦或作馴（史記）馴與循同音循猶巡也巡猶遁也古逡巡字皆作逡遁（見儀禮注）又作逡循（顧炎武論之詳矣）是循與遁同又與孫

遁古文尚書云五品不遜說文引作愻愻猶孫也古遜字皆作孫與遁逡訓馴循皆同音劉向說苑曰大學之教也時禁於未發之曰豫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摩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今學記馴作遜

述曰思君意言逡巡而去非有所遜讓於其閒也今案經書孫者言遜讓而去爲夫人及君諱奔猶孫讓於德之義固非遁逃亦非逡巡之意

七年經辛卯昔傳曰入至於星出謂之昔王逸云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今詩作夕崔譔莊子注曰昔夕也天官昔人注云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昔亦訓夜者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昔夜夜也

述曰引證詳明昔之爲夕無疑義矣

十七年鄭詹自齊逃來傳云逃義曰逃義謂君臣之義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楚箴尹克黃亦言君天也天可逃乎是逃義也

述曰此義之大者穀梁所以爲善於經也

二十有二年肆大眚傳云肆失也失古佚字佚與逸同謂逸囚也

述曰此足補楊疏之缺楊士勛於典章制度訓詁聲音之學缺略者多

三十有四年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首本晉語張老云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

之加密石焉注云密密理也石謂砥也先粗礱之加以密砥諸侯礱之注云無密石也大夫斲之注云不礱也士首注云斲其首也尚書大傳曰天子之堂其桷天子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大夫達稜士首本庶人到加鄭氏注云礱礪之也密石之砥也稜菱也何休公羊注云禮天子斲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礱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

述曰說見述禮稜釋爲菱然則到加者即倒茄也爾雅釋草

荷夫渠其莖茄

三十年傳燕周之分子也分子猶別子禮記大傳云別子爲祖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王所生者爲王子謂之別者別於世子也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譙周曰周之支族孔穎達以爲

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是背謬以為文王庶子白虎通云召公文王子王充曰召公周公之兄穀梁以為分子者諸侯庶歟

述曰鄭康成詩譜云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

閔元年經盟于洛姑釋文云一本作路姑案路洛同音漢書揚雄校獵賦曰爾乃虎路三嵏以為司馬晉灼曰路音洛

述曰荀子議兵篇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注新序作落單又可證左氏作落姑之異

僖三年公子季友如齊莅盟傳莅者位也鄭氏易需象云位乎天位上位字讀為涖涖與莅同

涖曰說文立部竦臨也从立隶聲乃莅涖正字作位者古字耳

二十有八年經公朝于王所傳云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案攷工記載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鄭氏注云屬猶朝會也故白虎通引禮射祝曰嗟爾不當侯爾不朝於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然則王所者猶漢時所謂行在所也天子所在曰王所吉日云天子之所此臨天下之言也諸侯所在曰公所鄭詩獻于公所者侯鈞鐘云有其子公所此臨一國之言也下經云天王守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傳云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棣謂天子巡守有朝諸侯之禮故尚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馬融王肅皆云四面朝於方岳

之下王巡守而朝之正也召王非正也故仲尼書云天王守于河陽所以正君臣之禮

述曰臨天下之言臨一國之言穀梁哀公七年傳文也但攷工記白虎通之王所吉日天子之所均不在境外若境外則諸侯但朝方岳之下不朝行在所也今河陽既非王庭又非方岳故傳云於外非禮惠君之說未免影射特分析之

宣八年葬我小君頃熊疏云案文十八年注云宣母敬嬴此云頃熊者一人有兩號故也棟謂頃聲近敬熊聲同嬴二傳由口授故字異而音同而云一人有兩號非也

述曰頃敬疊韻熊嬴雙聲

成元年傳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棟案古

者四民商農工賈士民始於齊之管子管子制國始有士鄉故地理志云齊地臨菑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工商賈也禮說論之詳矣

述曰孟子云天下之士皆悅天下之商皆悅天下之旅皆悅天下之農皆悅總之曰天下之民皆悅又不及工蓋四民亦隨舉耳

襄十有一年傳古者天子六師公羊隱五年傳注云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昭五年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魯於春秋不得爲方伯以二軍爲復古則諸侯一軍之說非矣三略曰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諸侯二師故舍中軍爲復古古者一二皆積畫傳寫之

誤也六師即六軍也大雅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毛傳云天子六軍鄭志趙商問此詩引常武詩云整我六師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稱軍耳林孝存引詩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答之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爲其大恐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云六師即六軍也

述曰三略之說與周禮同不足以證三傳也左氏傳云王命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夫曲沃滅翼之後全晉俱入版圖且由伯升侯而數止一軍可見諸侯止一軍也昭五年傳云復古者猶言復舊也不以爲反正也諸侯一軍三傳之說從同未可盡非

昭十九年傳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注云許君不授子以師傳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公羊傳云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棣案墨子非攻篇云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夫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雖有愛父之心而遽以賊之疊氏此論可謂知言

述曰如墨子則害及許君可也如范注則譏及許君非傳意也

昭二十有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云邡公也注云邡當爲訪訪謀也謀納公今案邡轉作訪訪又訓作謀謀又添爲謀納公何詞費也不知傳對他邡言俱曰我於鄭市方

止衞公

述曰邡當係地名言米公佐之卒於曲棘而時人謂之邡公猶周厲王胡之卒於彘而詩人謂之汾王也亦歸于曹郭公亦可與此互證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九十八終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校